



瓊瑰錄序



昔秦康公作詩送其舅氏文公歸晉  
太史氏錄之列諸國風孔子刪詩而  
存之豈非以其厚人倫美風俗與今  
少傅敬所先生湘源蔣公官翰林時  
於其舅氏陳君以照之歸滇也嘗賦  
詩送之厥後都相位復作詩九首以  
寄念母之深待舅之厚於是乎可考

璧公之鄉後進也通者貳官臨安過  
通海訪諸陳氏得是詩而讀之重其  
類乎古之道謹爲次錄名曰瓊瑰蓋  
取渭陽卒章之義併以當時同官諸  
公所贈詩文附焉夫二南王者之化  
也列國之風諸侯之事也天子之公  
孤視大國之君公乘

國鈞翊

聖世今茲篇章風聲志意豈在秦渭陽  
之下哉敢竊附于古者陳詩之義刊  
而播之觀風者其將有取焉爾乎  
嘉靖壬午仲冬月吉武緣李璧謹書

瓊瑰錄卷上

送舅氏陳公歸通海詩

堂前慈母別來久一見舅氏如見母  
久遣炊晤倍欣然握手幾時遽分手  
客中何物可澆愁聊買一尊燕市酒  
酒醒不覺行遠近那忍臨岐更回首  
感今憶昔思凄然往事悠悠謾騰口  
先君舊日宰河西舅氏當時年尚幼  
尋常來往共嬉遊彼我但知覓梨藕  
外翁閭里故稱賢門前賓客常輻輳  
搢紳見者皆起敬不謂斯人生武胄  
春歸花落蝶蜂飛頃刻浮雲衣變狗  
弱緒茫茫幾欲墜豈意春華發枯朽  
堂構雖云在後

人善積自為天所祐淵明能傳落帽翁東坡解記辨  
冤叟外翁何必減孟程才乏陶蘇顏獨厚王悅難為  
范甯甥謝安豈忝羊曇舅敢云識畧卿相致謬許珠  
玉風神秀舅氏高情出古人於母能孝姊能友遠承  
母命來省姊關山匍匐數月走薊門匹馬朔雪零南  
海扁舟颶風吼豈是功名求尺寸無乃利祿覓升斗  
天然骨肉本鍾情何暇瞻前仍顧後入門相對夢寐  
同盤水親捧滌塵垢睽離間阻端可念會合笑談良  
不偶飯盃茗椀亦盤桓時時卯坐常至酉衷懷偶觸  
便傾瀉不待舅氏一一扣自嗟髮齒到今日不如意

事十八九王裒讀雅涕先流白傳題崔眉輒皺連年  
春草夢謝池一夜秋風鼓莊缶臚傳一第雖偶叨教  
領三遷實多負廿年慈母稱未亡藥苦冰寒甘自守  
弓冶恐貽先君羞膝前早暮親訓誘藥和熊膽積几  
案刀斷機絲拋戶牖讀書恨我萬卷少立身慮我一  
事苟九重今幸錫褒封萬里未遑親滄滄不意茲  
晨舅氏至匆匆却折河橋柳渭陽公子贈乘黃伐木  
詩人速肥壯親情離思古今同車馬牲牢我何有真  
南到日樂何如綵服踴躍親左右隨時肴核燕族姻  
盡日衣冠來故舊捧觴百拜謝遠遊敬為區區問安

否雪松霜栢晚愈堅叢桂崇蘭更茂白頭一笑天  
回春蟠桃王母千歲壽

舅氏陳公奉外祖母命來省家母封太孺人暨兄弟  
愚兄弟既握手叙契闊遂悵然賦歸欲留之而不可  
得情不能已遂形諸詩詩凡五百八十八言言  
極乎情自不覺其喋喋也

弘治六年月日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楊蔣光謹書

寄舅氏陳先生詩

予舅氏陳公以照在弘治中兩自通海來視予于  
京師既而南歸以恩例授冠帶家有樓日以樽

俎娛客縉紳大夫士往往樂與之遊清談雅歌不  
知夕陽之在山也今年六十有三康強無恙朝夕  
惟以課孫讀書為事每歲春秋有司舉行鄉飲輒  
以賓禮禮之蓋人無戚疏無不喜親之者性尤篤  
於宗族外至姻舊亦無不厚去年特遣其子惠往  
吾全致書予大兄尚書梅軒先生於先父少傅公  
先母夫人舊塚之在河西者歲時省視尤謹蓋其  
存心之厚如此予甚嘉之故因惠之自南都歸通  
海也詩以寄之詩凡九首於舅家外河西事獨詳  
蓋先父舊任民有尸而祝之之義予又生於其地

且客適予母家予之心實惓惓於此而不能忘也  
舅氏當年別

帝京匆匆不盡渭陽情秣陵欲寄滇中信借問關山  
幾十程

曾隨驛騎聽朝鴉萬里歸來髮未華贏得琴樽樂簪  
組酒酣長是岸烏紗

通海城西我母家少曾騎竹看庭花依稀記得門前  
路流水垂楊可蔭車

城南聞道有新居可似城西水滿渠屋後有樓高數  
仞連牆插架古人書

奕葉鸞孤事六龍直期破虜擁旌旄如今又是賢孫  
子却把讀書

人言我父令河西德政純誠與古齊數十餘年如一  
日口碑今尚在遺黎

河西我父桐鄉母樞曾葬古寺傍五十年前已歸  
塋祠亭松檜尚蒼蒼

我生河西六七年始隨先父還湘川此中亦是桑梓  
地每望南雲獨悵然

先隴澆松未有期十年長夢夢中思豈知萬里滇南  
客却向秋風

予前年寓留都... 於子伯兄大司  
徒梅軒先生公署未數日即別作數小詩寄舅氏  
以照公今年舅氏書來知惠尚留滯道途未能歸  
詩亦不知何在因檢舊稿重錄寄上於是舅氏之  
年六十有五而予亦年六十矣

嘉靖... 壬午夏四月朔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知制誥同知經筵事

國史總裁湘源蔣冕書

關老牌於所先生手簡

陳上舍回曾具數字寄奉想不久得達左右矣近日  
陳千兵蒙其帶尊舅書備知陳千兵在彼顧盼之意  
其來在此竟甚是怠慢想彼亦未必見怪也舍親妻  
父陳憲長曾與尊舅相見冕亦曾有書寄彼看顧但  
彼不久就來京所以不曾盡情也冕此間平安家母  
在全州家兄在南京皆賴安好幸勿掛念也愚甥蔣  
冕頓首以照尊舅六月初九日 又

前者舅公在此正過公私多事全欠款奉行間又無  
可以見意者此心至今不安別後數日舍姪履端有



書來說老母聞舅公欲去全州一看十分之喜不意終不果於行也老母幸粗安人來說比之舊時又覺清健皆賴遠庇所致也半月前有一雲南鋪馬廖百戶到京說在豫州上下與舅公相遇此時想已到貴州地方也趙戶候事完與錢合同來取前日銀子已交付矣茲因其回謹此拜上餘不一一畫上小詩因匆忙不曾作得再待後寄奉也愚甥蔣冕拜上陳舅公尊前外寄蠟丸二顆聊表遠意八月初四日東

又

冕不幸先母棄背忽已四五年連歲居憂常帶疾病

今年夏始到京不久又有南京校文之行以此書問全踈去歲陳推府家僮回徽州承手札又辱寄惠祭禮銀三兩謹已拜受不勝哀感近日程助教先生處轉送喬地官乃姪帶來手札尤不勝欣慰書內言

老總兵大人十分垂盼因尊舅將來徽州又賜牙梳二事冕甚知感今匆匆不及奉書申謝又何能干兵念冕向年在此與彼相處之誼亦極垂盼尊舅冕亦甚感其厚情俱待從容作書謝之今因布政司賁小錄承差回便敬此奉問外試錄一冊奉上惟尊照不具愚甥蔣冕頓首尊舅陳

先生十二月十二日

又

前年冕守制在家蒙尊舅託陳推官轉寄銀三兩以爲先母祭儀不勝哀感舊年喬舍來又蒙寄惠手札其人到京時適遇冕承乏往南京公幹其後見程助教先生言始不勝愧荷今因馬助教先生回謹此拜上外具高麗布一疋奉表薄意伏冀叱納幸幸冕舉家幸賴粗安今叨官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忝竊過分皆尊庇所及侍在至親故敢奉報惟尊照不具愚甥蔣冕頓首陳舅爺尊前九月初四日書 又  
秋揮使來蒙手教知動履清吉又知蒙

老總戎命雪羅次座田甚慰甚慰已有書謝矣因秋揮使回略此草草拜上不具愚甥冕拜上尊舅陳

先生十一月十九日

又

蠟丸五顆護領絹二方川扇二把奉寄尊舅陳先生薄表遠意冕今雖仗庇叨官過分而身已衰病且尚無嗣續不日亦將求歸林下也家兄見任浙江右布政却幸粗安因王武二司訓行草草奉此恕不悉小甥蔣冕拜十月初七日 又  
王憲副差人至京得領手札知令即大哥到家平善

又知尊舅動履清勝田宅益增家用饒裕足慰遠懷  
又聞

黔國老總兵及王憲副皆加意禮待但公卿士夫以  
斯文之誼見愛者切不可分毫官府事干之庶不  
惹人譏議也冕及豚犬輩皆粗安家兄在南頓亦照  
常冕與令郎別後十餘日以考滿誤蒙

聖恩叨陞尚書仍舊辦事此於冕十分過分不日便  
當乞骸而歸也承差回便草率布此匆匆不及悉囑  
蔣冕再拜尊舅陳先生五月十六日

又

賈小錄承差來承賜翰墨又高數百云來口傳尊語  
始知九月內到雲南喜甚途下安雖因安南路阻在  
貴州住過一月其後又得楊紹隆相候同歸欣慰欣  
慰近日會王知事備說在三义口相遇其言與前說  
皆合近又聞劉三官人說他前回去時見

老國公暨太監府中對面極優免尊舅身役之意冕  
聞之尤所欣慰但冕有一言奉告既是

國公太府如此下顧最好然無事時亦不須自去謁  
見煩瀆也但凡上司處皆然想尊舅自有主張固不  
俟冕之喋喋也今因王知事回敬此拜上外奉擅帽

一頂手帕一方表意甥舅拜上 陳舅爺尊前正德  
十五年二月初三日

又

累蒙寄書皆到多感多感

沐總我先生蒙其垂盼尊舅見甚感之其庄田之有  
無一聽於彼不必常去府上煩擾不但總府一處但  
凡一應上司若不著人來請去相見決然不要先去  
見是必是必宅上衣食既是不乏門戶又無辛苦重  
差只宜安守本分免致人厭慢也家兄陞南京戶部  
右侍郎後又有告致仕本來今尚未曾到任免近來

亦時常有病終日思歸早晚亦恐不免乞休也今因  
張承差回便特具蠟丸四顆護領絹二方寄去見意  
希日入愚甥蔣冕頓首尊舅陳先生前三月二十日  
柬

又

舊年陳惠自北京到南京黃玉與陳用亦自福建到  
南京在家兄尚書公解內住數日同於五月半間往  
廣西張總兵處已於七月過故鄉全州見曾寄詩及  
粗段奉尊舅不知何故至今未回仙鄉又聞舅娘棄  
世可勝傷悼所幸令孫有志向學足慰人意耳見才

劣位崇衰頹多病無補

聖明之世早晚欲求歸無足爲道繆進士回草率  
布此申意惟尊照不悉愚甥蔣冕頓首尊舅陳

先生外柳青雲段一疋登科錄一冊奉上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又

累次得手札知令郎陳惠尚未到家前年五月已與  
惠在南京別其年七月過敝處全州今已二年不知  
尚留滯何處俟訪有的信再容奉報今因

黔國府張揮使行寄上蠟丸五顆潞州藕合袖一疋

見意外有前歲在南京寄奉拙詩併用奉覽俱乞尊

照愚甥蔣冕頓首尊舅陳

先生 嘉靖元年四

月初二日

又

陳貢士來承華翰且備聞起居之詳竇深爲慰其家  
僮歸持此拜上外具手帕二方護領絹二幅表意希  
目入家兄南戶部去歲托鹿陞尚書今已乞休不日  
即當歸敝鄉冕亦早晚求還與家兄偕處田里必能  
遂所願也匆匆不能悉伏惟鑒亮愚甥冕頓首尊舅

陳

先生五月初十日

又

貴鄉陳貢士來承賜教墨備知起居住勝足慰遠懷  
陳不幸客死其弟負遺骸歸草草奉此不具甥冕再  
拜尊舅陳 先生家足尚書近已蒙

恩休致冕亦以病衰不日即乞歸矣奉知外小葛布  
一疋備緘六月二十七日

瓊瑰錄卷下

送陳以照還通海詩

不為同胞有此行市朝名利欲何營  
適從南海看鵬運又向西周聽鳳鳴  
情與路長輕去住旁先書到說  
平生重來盛事君知否臺閣齊休見二甥

陳君以照世居滇之通海予友南海令蔣誠之翰  
林編修敬之皆其甥也日者以母氏之命自滇走  
數千里來視其姊蔣夫人于湘再視誠之于廣已  
乃就敬之于京師則是行也有親親之義焉薄夫  
聞之可以勸矣為之賦以美之

弘治六年閏五月三日 賜進士第翰林院侍講  
經筵講官兼脩 國史新都楊廷和介夫書

又

由滇之廣復之湘又自 皇都返故鄉枕上鳴榔愁  
夜雨腰間長劔拂秋霜百年骨肉重相見萬里關山  
不覺長南北飽諳鄉土俗歸來一一語高堂

同寅敬之蔣先生舅陳君以照領其母命視其姊  
與其二甥跋涉水陸幾二萬里不辭臆足之勞可  
謂篤於親親者矣因歸賦此以贈

弘治癸丑閏月朔翰林編修文林郎義興吳儼書

又

陳君以照之歸滇南也予既序其事而意猶未盡  
又發之以詩觀者考其非贅也

鷄鳴枕上 禁鐘初淡月疎星自秣駒祖道有甥追  
至渭到家惟母覺焚鬚五羊城外觀瀾不黃鶴樓頭  
聽笛無見說東南探禹穴孤征萬里未全迂

弘治癸丑夏五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史館  
編修承事郎南城羅玘書

送陳君以照歸通海序

翰林編修蔣君敬之之母太孺人既以子貴荷

馳封之榮而其母孫在滇南尚康強雖以逾七望八  
之年而耳目聰明視聽不衰日坐高堂含飴弄孫愉  
愉如也怡怡如也顧旦夕之間獨念太孺人遠在異  
鄉睽離間阻積有歲年欲一聚首而不可得於是命  
其子陳君以照自滇之粵自粵之湘又自湘之燕省  
太孺人并視其諸子焉太孺人居湘中自其良人贈  
編修府君棄諸孤屏膏沐稱未亡人者二十年雖間  
縈疾疾而跬步弗愆于禮日惟諄諄焉述府君遺訓  
以教其諸孤用皆克自樹立而知名當世敬之既以  
童子魁鄉書遂第進士官詞垣而伯兄誠之亦以明

經術兄弟同年登進士第季弟得亦毓德于馨類太  
孺人方是時樂芝蘭玉樹之並榮而翠袍珠翟坐膺  
寵耀于其躬人生之樂宜莫有加焉而獨念母之懷  
旦夕不少置亦何異母之在滇而念念不忘太孺人  
也以照於太孺人弟也而姊呼之惟其篤姊弟之至  
情故拜受母命不遠數千里匍匐而來致其意於姊  
則姊之見弟無異乎見其母矣今也又不遠數千里  
匍匐而歸致其姊之意於母則母見以照而得聞太  
孺人起居之悉福履之盛嗣續之昌亦無異於太孺  
人之親拜膝下而母子歡會於一堂之上矣以照一



出一歸而孝友之蕪盡也如此夫以照世家滇之通海雖生長武胄中而謙恭溫厚無忝乎敬之賢昆弟之舅甥既賢而其舅容有不賢者乎初敬之生於滇蓋府君令河西時也府君令河西仁心惠政歷歷在邑人口耳去之數十年猶一日也通海于河西為鄰之遺民寄聲焉庶幾彼之耆老子弟知循良之父母獲天之報於其身後者蓋方盛而未艾也亦豈不有以慰其遐思也耶敬之之伉儷實予之女弟因稔知蔣氏世德姻戚之故於以照之歸也序以豔之且以

著其孝友之實云弘治六年歲次癸丑夏五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通政司左通政古湘陳琬序

送陳君以照歸滇南序

滇於廣為遠於湘又遠於京師又最遠以無勢位板援之人行最遠之地又最難甥舅之情親姊弟又親而母於女又至親以親親之情彼已交向雖在萬里常如戶庭悲喜吊慶不至甚相睽隔如日接膝而不知者其情真則其志銳其志銳則其力至又何遠且難之有滇人陳君以照吾友蔣誠之敬之其甥也敬之之母封太孺人其姊也今年奉其母之命來視其

姊與諸甥也誠之令南海隸廣州府則自滇而道于  
廣母之意先達於甥矣太孺人享教之之封居湘又  
自廣而道于湘不惟姊見其母甥且見其姊矣敬之  
為翰林編脩居京師又自湘而至于京師不惟甥見  
其姊甥之兄弟亦相見矣茲又將致其姊與甥之意  
以達于母且自京師而反于滇道是孝友叢于一躬  
水陸之行幾二萬里也惟從一羸僕館餼騎乘一無  
投牒以資人若甚難君若甚易非余之所謂情真志  
銳而力至者歟古者列國卿大夫家相婚無敢越境  
今天下一國也士易土而仕固有不得已而婚于他

境其勢然也誠先府君今于滇之河西故太孺人  
得以滇女女子其室至茲屹為博氏壽母而享其子  
之榮君與其母人湘漢無聞知特以太孺人之女子  
府君也多其甥之賢且貴號於鄉曰吾湘中之甥今  
顯於朝矣孟子曰行止非人所能也况君今日之  
行行且再萬里而可以為人事之適然者乎不知其  
天者已定于數十年之前所謂情真志銳而力至者  
亦今日之理所有也君為人誠慤端恭殊不類介冑  
中人人創見之不問可知其為展甥舅也於吾人輩  
與丘君再成尤善余亦不在所擯也於其別銀臺陳

君為敬之序之再成又欲申其所未及以廣其見母  
之對俾母如見其姊與甥又知其素定於天也而無  
所追悔焉而屬筆於余若夫江瀕海潮南天之勝太  
行濁河 大都之雄君自與滇人語之弘治癸丑夏  
五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史館編修承事郎  
南城羅玘序



